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陽進平銘節使兼都察院都御史轉補北湖廣巡撫地方軍務兼理餉鹽尋陞都察院右副都

宋紀一百三十

起昭陽倫正月盡旃蒙
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三年

金貞元

春正月辛卯朔金主以弟完殒

於除夕不視朝

丙午金以中京畱守高禎爲御史大

夫已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

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敘也。是月昭信

軍節度使士会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敎郎不

詔三人爲直祕閣它子弟選官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
如執政 二月庚申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士樽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金主自中
京如燕京 庚午變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
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爲贛州改虔化
縣爲寧都 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忠州團練使殿
前司遊奕軍統制摺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
功爲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遷二官將
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 三月丙午光山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

士儼薨於建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
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辛亥金主至燕京備法駕
壬子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諡忠介故敦
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賜諡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
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甲寅金主親選良家子百
三十餘人充後宮 乙卯金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
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
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
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
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書之名太府廟曰衍慶宮以

奉太祖太宗德宗神主又佗原廟於其東以奉太祖已
上舊取士無殿試金主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
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
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
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
又黜之榜首卽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
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
熙宗立始去之金主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決臀
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
佗滿則釋之金主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

以上飾以鈿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金主使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 丙辰金以司徒圖克坦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尙書布薩思恭爲樞密副使 夏四月戊寅金皇太后大氏崩大氏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太后爲悵臨終謂金主曰汝以我

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
當如我金主不聽 辛巳詔諸州編管羈管人在法止
許月赴長吏呈驗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
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卽具名申尙書省別遣 五月
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
文字楊庭言興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溉民田甚廣兵
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民力
重困請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
併手修葺興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民皆茅屋
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爲帥以次繕治至是一

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青神
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軍
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
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耶論者乃止 辛亥金國賀
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
雅廣威將軍尙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蕭簡見於
紫宸殿 金主以其弟袞名聲彰著忌之袞不自安嘗
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希旨乃上急變言袞召日者問天
命金主使高禎等就鞠之無狀金主怒械袞至中都不
復究問斬于市牽連者皆磔之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

涪江漲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壞城人爭保城西牛頭山
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金主以
京城多隙地夏間以賜朝官及衛士等秋七月戊子朔
仍命徵錢有差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
右諫議大夫 戊申將倫監主簿孫壽祖言湖廣夔峽
多殺人以祭鬼近又寢行於它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
神川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請飭監司州縣嚴行禁止
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是月
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
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壬戌金司空李

德固卒 金禁中都路捕射麋兔 乙丑岳陽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嶷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謚恭靖 丙寅左宣教

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朝

請大夫守合州

輔蔡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

所爲不法左朝奉大夫

史聿時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寧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卽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集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

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齋宿孝忠與其徒謀夜襲殺筠
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
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侑侑率兵以素隊
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侑走趨府治
筠卧閤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
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
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
子大正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爲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
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詔劾孝忠反狀餘者悉原之

官軍以次受賞凡爲錢萬七千餘緡 戊寅金賜營建
宮室工匠及役夫帛 己卯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孥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
總管丁祺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九月甲
午帝謂大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
災州縣檢放賑濟 冬十月丁巳金主獵於良鄉封料
石岡神爲靈應王金主自言曩時嘗過此祠持杯致禱
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它
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投之又吉故封之金主託言神

道欲掩其弑逆也戊午還京以御史施鉅爲大金賀
正旦使帶御器械龔彥明副之行尙書左司郎中吳棨
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壬戌金有
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戊辰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右諫
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本
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從
道岡俗與丐者爲伍其欺誕岡俗罪不在少正卯之下
請重行竄逐詔樸落職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
才充端明殿學士兼簽書樞密院事安遠軍承宣使

同知大宗正事士街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丙子金
詔內外官聞大功以上輟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
假三月著爲令 丁丑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
試御史中丞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金主命自
今不得復進 己丑金瑤池殿成 戊戌金左丞相溫
都思忠致仕 壬寅詔爲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
墓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
乃請建祠焉 乙巳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
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爲故事 庚戌金以樞密
使昂爲左丞相以樞密副使布薩思恭爲樞密使 十

二月戊午金主特賜貴妃唐古鼎格

舊倫唐括定哥今改

家奴孫

梅進士及第

壬戌金以簽書樞密院事寧薩

舊倫南撒今改

為樞密副使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

樂郡王韋淵薨贈太師命睿思殿祇候王晉行護卷事

辛未金主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之妃阿蘭

舊倫阿懶

改今為昭妃既而大臣奏宗敏屬近行尊不可乃令出宮

丙子金貴妃唐古鼎格坐與舊奴姦賜死

癸未禁

民車服踰制

閏月癸巳金定社稷制度

丙申命檢

正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癸卯金以太保

領三省事圖克坦恭為太師領三省如故命西京路統

軍達蘭

舊倫捷
額今改

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等巡邊

庚戌

金使宣奉大夫尙書左丞蔡松年等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

朝 庚申金尙書右丞相蕭裕以謀反誅金主待裕甚

厚而裕自以專擅權勢慮金主疑已又以金主嗜殺恐

及禍乃與前真定尹蕭馮嘉努

舊倫馮家
奴今改

博州同知約

索

舊倫遜
設今改

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遣人結西北路招

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其間既而上變金主使宰相問

裕裕卽款伏金主甚驚愕猶未盡信自引問之裕曰大

丈夫爲事至此又豈可諱金主曰汝何怨於朕而佯此

事裕曰陛下與唐古辨及臣約同生死辨以強忍果敢致之死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謀反幸求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金主曰殺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曰自來與汝相好今令汝守祖墓裕固請死金主遂以刀割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自知錯謬雖悔何及金主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約索等 癸酉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禁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 二月甲申朔金

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尙書右丞相甲午以尙書右丞蕭
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尙書右丞西
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爲樞密副使 三月己未詔太尉
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
於文資內安排 辛酉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
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
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爲第一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
至同出身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
奏武岡軍徭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帥潭也再興旣
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

軍統制李道討之帝覽奏曰方國家間暇之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兇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郴桂二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土兵射士捕之爲所敗未敢進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砮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 丙戌金主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薦含桃於衍慶宮 夏四月己丑帝詣景靈宮朝獻 乙巳進士孔搢爲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搢之父右宣

敕郎衍聖公玠率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五月癸

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金始置交鈔庫 戊辰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尙書吏部侍郎 辛未金

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尙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尙

書吏部侍郎許霏來賀天申節 金太原尹圖克坦額

埒楚克舊倫徒單阿白謂有佐命功受鐵券凶很益甚

奴視條屬動加箠楚嘗問休咎於人譽者言其當有天

命額埒楚克喜以語卜者王鼎鼎上變額埒楚克伏誅

金主復命其子乘傳焚其骨擲水中 六月癸巳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十 十

受李光薦得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遺書問
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
爲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溫州孫仲鼐掌
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鼐及光
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
黨以搖國是請亟行竄除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
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
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尋兼權知政事 甲辰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成閔爲慶遠軍節度使以積閹遷也 秋七

月癸丑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帝曰張
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
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刀劒命內侍省押班張去
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厚眷之其麾下
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超密劉寶皆建節鉞或
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眾 庚申金初設
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 乙亥帝謂大臣曰莫公
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
宣和以來屢爲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祕閣知靖

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靖江府與經略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羈縻實爲熙朝盛事丙子帝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佞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爲鉅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竝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帝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帝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

百六十二給之 先是賀金國正旦使施臣將歸金主
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
經義策論兼行又曰秦檜佗何官年幾何對曰檜爲尙
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金主復使人
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檜陰挾金人爲重帝墮其
術中終不悟 丙子金參知政事耶律恕罷 戊寅帝
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
官諸婿直微猷閣韓彥樸直祕閣劉堯勛楊俱竝進一
官陞一職 八月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
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帝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

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
故事務從優厚及是進呈帝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
屯吳江朱勝非降授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
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封循王自淳化

其姓不封眞王其追封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

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
謚忠烈 戊申金以御史大夫高楨爲司空御史大夫
如故 九月己未金主擊鞠於常武殿令百姓縱觀

辛酉金以吏部尙書蕭頤爲參知政事 癸亥金主獵

於近郊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

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灌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爲二派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請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浚白茅浦水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丁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圖克坦恭卒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冬十月庚辰朔金廣寧尹韓正亨見殺亨之赴廣寧也金主使羅卜藏舊作李老僧今改爲同知使伺動靜且構成其罪亨待之厚羅卜藏不忍發金主使人促之羅

卜藏乃誘亨之家奴言亨怨望且欲刺金主鞠之不服
羅卜藏夜至囚所使人蹴其陰殺之亨材武似其父宗
弼擊鞠爲天下第一馬無良惡皆如意持鐵鎚擊野獸
洞中其腹積爲金主所忌故不免 國子司業沈虛中
爲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尙書左司郎中張
士襄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 庚子金
左丞相致仕溫都思忠起爲太傅領三省事 十一月
甲寅權尙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尙書權戶部侍
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熊
權吏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戶部侍郎兼權

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 乙丑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利
懷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 丁卯權尙
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尙書吏部侍郎鄭仲熊
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
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
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卽登政府乃止除一屬謂之作拜
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視其職名閣其恩數
猶庶官云故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

人而已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
讀提舉祕書省秦熈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辛未敷
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垕試尚書工
部侍郎 是月金初置惠民局 十二月己卯朔清遠
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
都總管王德瑄於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諡威定 乙
酉金以太傅溫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
事張通古爲司徒平章政事如故 丁亥降授右朝奉
郎勒停人王遷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
以遷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也鄭

仲熊之爲諫官也論光海外罪人擅離受責之地逃匿

遯家時遯坐與光通書停官未叙

事見紹興二十一年八月甲辰

乃詔

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光押還地分仍逮遯赴大理獄

既而究治事皆虛特有是命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

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

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 是歲金主

命諸從姊妹皆分屬妃位宗本之女出入貴妃位宗望

之女宗磐之女孫出入昭妃位宗弼宗雋之女出入淑

妃位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嘗對其嬖倖張仲軻與

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

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裎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故事凡
宮人在外有夫者皆聽其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
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又雜置伶人及唐古辨烏
達等之家奴皆列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
職人或以名呼之卽授以顯職金主謂其人曰爾復能
名之乎嘗置黃金綢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
此 金濟南尹葛王褒妃烏凌阿氏事舅姑孝謹治家
有叙甚得婦道金主使人召赴中都妃念若身死濟南
金主必殺葛王或奉詔去濟南而死王可以免謂王曰
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妃旣離濟南從行者皆知妃

必不肯見金主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防
者稍緩妃得間卽自殺金主猶疑褻教之旋改褻爲西
京留守

紹興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春正月辛酉金以判東京留守

大托卜嘉爲太傅領三省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

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
收捕徭人楊再興之勞也 二月壬午金以左丞相昂
爲太尉樞密使以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
使布薩思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尙書左丞張中孚罷

以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劉萼爲左丞參知政事蕭頤
爲右丞吏部尙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 乙未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
爲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爲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
年故也 金主御下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假以顏色會
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畱之金主聞其事三月
壬子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到寺僧法寶
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殊失大臣體召法寶詰之法寶戰
懼不知所爲金主曰長老當有定力乃畏死耶杖法寶

二百浩暉各二十 乙卯金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
建行宮其麓 夏四月丁丑朔金境昏霧四塞日無光
凡十有七日 甲申安南入貢詔廣西帥臣差熟事近
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未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
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
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
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
於國體鉅頃爲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爲何鑄引用鑄旣
被斥鉅嘗怏怏鉅嘗與一猾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
簡傳人不知所謀何事淡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

謂之所爲珉劾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其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恩中等言武岡軍徭人已平請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名從之 已丑右通直郎通判

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

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鎬鎬師仁兄孫也

師仁龍泉

人大觀

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

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爲知州鎬縱而不禁請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煽之罪辛

卯詔鎬放罷孟津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待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籍沒一家殘破矣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爲尙書兵部侍郎 五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癸丑金南京大內火 乙卯金

主命判大宗正事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 乙丑

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羣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丙寅金主如

大房山營山陵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眾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賊汙狼籍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謫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爲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言語文字州縣竝爲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嘗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爲狎邪之友如謫訕之事仲熊特爲救免深恐敗後來狂言妄語之弊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屬降詔旨館遇使客

務加周旋仲熊旣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
忽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請卽行罷黜屏之
遠方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
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尙書吏部侍郎右正言
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丙戌金主登寶昌門觀角
觥百姓縱觀 乙未金主命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奉遷
山陵及迎永壽宮太后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陽
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言亂臣賊子侵叛州

郡不幸汙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岳飛躬爲叛亂以
干天誅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地而巴陵郡獨爲
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
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西
逕羅縣與純水合羅縣卽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爲字有
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
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爲飛幕屬至是自謂非
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 秋七月戊申宰執進
呈疏決文字帝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憲臣
躬詣州縣庶無冤濫 辛酉金主如大房山杖提舉營

造官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等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

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 乙亥金主還

京八月壬午復之大房山甲申啟土賜役夫人絹一匹

是日還宮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兵部

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丙戌尙書吏部侍

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

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壬辰權尙書刑部侍郎張柄充

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

檜猶忌浚故俾柄與王召錫其察之 甲午金遣平章

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 乙未金增置教坊

人數 庚子金主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馬
居仁及尙食官 九月戊申金平章政事張暉迎祭梓
宮於宗州 乙卯金主謂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
尤在慎密昨授張中孚趙慶襲官除書未到先已知之
皆汝等泄之也敢復爾者殺無赦 己未金主如大房
山庚申還宮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埴
試尙書禮部侍郎 金主親迎梓宮及皇太后於沙流
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踞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溫清願
痛笞之不然不自安太后掖起之曰凡民間有子克家
猶愛之況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 庚午金主獵親

封廩以薦梓宮壬申金主至自沙流河 冬十月金太
后至中都居壽康宮 己卯金以梓宮至中都以大安
殿爲丕承殿安置 壬午以禮部侍郎王珉爲賀大金
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栴爲賀
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金主命省部諸
司偃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 辛卯尙書左僕射秦檜
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惛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
改差在外宮觀帝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
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加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
久擅大權富貴已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已者故使徐嘉

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
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
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
獄方欲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
學士秦熈言父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望許臣守本官
致仕庶幾父子俱遐追迹二疏帝賜詔曰朕方賴卿父
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
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
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

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熸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熸祕不以問但以滿盈求退爲請而已乙未帝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帝亦爲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熸奏請代居宰相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熸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杓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熸爲宰相左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 丙申太
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益國
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
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熈爲少師竝致仕詔秦熈已
降制其孫試尙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敷文閣
待制提舉佑神觀堪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
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
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
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它時病愈疑我二心乃受之思
退以爲檜多疑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

必死邪乃不敢受帝問之以思退爲非檜黨乃以思退

緣權參知政事是夜檜死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

益固隣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

邪黨之窺覷（攷異林泉野記云檜尤恣橫不學問檜死置酒大喜今不取）初靖康末

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

及歸驟用爲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

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

排遂不復用檜以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張浚

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畱旣而與鼎竝居宰

相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

有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持兵權
檜與張俊密約和議而以兵權歸張俊飛既誅世忠亦
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
歸於檜非檜親黨及皆庸詖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
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論考試官以其子熺
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
彗星見檜不遑頻使臣寮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
致帝見江左小安爲檜力任之不疑檜因結內侍及醫
師王繼先希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
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會

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無名譽柔佞
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驍
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
力重困饑死者眾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
惡者卽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
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治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
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
光世薨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及其房地宅緡
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堦渙阻
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

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
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
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
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啟
者梟夔稷契以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
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讐逆理陷害忠
良陰沮宗資之議其罪尤大帝漸知檜跋扈憚之不敢
發至是首勒燬致仕欲以次斥逐其黨而國勢已不振
矣 丁酉金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 庚子殿中侍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嘉權尙書吏部侍郎 十一月

己巳朔金奉梓宮發丕承殿 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
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交通宗室窺
伺機事朕於汝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
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 金山陵禮成 壬子敷文閣
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甲寅金詔內外大小官單
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稅竝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
替換者人賜絹三匹銀三兩羣臣稱賀 乙卯賜秦檜
謚忠獻 丙辰金燕百官於泰和殿 丁巳占城進奉
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
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

卽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時占
城國王陽卜麻薨其子鄒時蘭已嗣立故遣入貢 乙
未宗正丞充金賀生辰使鄭杓罷權尙書吏部侍郎徐
嘉充金賀生辰使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
天下 乙丑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
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州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
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官觀任便居住帝曰皓
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言語得
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 丁卯詔曰廷尉爲天下平而
年來法寺惟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

辨文弄法莫此爲甚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復一切以
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論 庚午詔近歲
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爲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
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
者令御史臺彈奏當寘於法 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
防禦使士儉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閔之子也自
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杓
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諤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
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儉始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
鍾世明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 辛未三

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
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
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
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
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爲甚願令刑部開具其後告訐姓
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
省取旨 十二月甲戌朔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
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爲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
逆臣劉豫旣還朝大臣力爲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
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

賄賂狼籍詔坐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
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郴州
居住万俟卨左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
居住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
光年八十矣 庚辰安豐軍進賊鮓白魚詔以朕不欲
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翼日帝曰溫州柑橘
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賊鮓淮白皆祖宗歲進之
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壬午刑部開具
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張常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

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竝告許衡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謫訕
錫左從政郎莫汲竝告許衡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謫訕
言語朝散郎范洵告許和州教授盧傳霖伦雪詩稱是
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許親戚李
孟堅將父光所伦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
福建鎮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洎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
告許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
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
言降授承信郎雍端行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許本
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福建

進士鄭焯告吳元美譏謫等事帝曰此等須重與懲艾
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咸召和氣於是竝除名
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焯雷
州消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竝編管洎鐵子端行蜀
人祖孝問崇寧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死父子
純建炎間爲右職隸趙鼎軍背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
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 詔除名勒
停前左朝請郎荆門軍編管人范彥揮坐佗夏日久陰詩前右
朝奉大夫辰州編管人王趨坐書與李光通前右朝散大夫夔
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語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

編管人蘇思德

生其子撰常同祭文稱姦人在位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

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

生父充所撰小史皆非實事

右承務郎紹興

府羈管人李孟津

生鼓唱台州人乞管鑄局知州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

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

旬

生怨望誦訓

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閆大鈞

生依隨鄭剛中

竝放令逐便

甲申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

知紹興府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邵大

受

生朋附范同浮言無稽

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晔

生賦牡丹

花詩

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

生上李充普詠和議

前左

通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通功郎肇慶府編管人

員子展生酒後有嘲誦語言竝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度海而

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旣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請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之戒右正言張修言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它官比而德元爲侍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卽驟進

之所怒者卽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爲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此極近者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爲恥處廟堂舉機政士論切齒若不急行罷斥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言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於謄錄處取號得秦塤卷子對眾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自相慶而德元對眾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又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宜早賜罷斥以爲詔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詔德元落職 癸巳責授果

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甲午以
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召還入見帝曰秦
檜何忌卿之淡該曰臣始川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淡
檜稍相猜帝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進曰朝廷機務至
煩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
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
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
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人望云 乙未金
主朝太后於壽寧宮 丙申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
衡州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

復觀文殿大學士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

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

見於紫宸殿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

州寶文閣學士張燕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 金太

傅領三省事大托卜嘉卒托卜嘉先世仕遼代膺顯秩

托卜嘉既降金金人使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爲

忠嘗從棟摩舊作閣母今改取中西兩京遼軍二十萬來戰棟

摩使托卜嘉守營托卜嘉堅請出戰或止之托卜嘉曰

丈夫不得一決勝負尙何爲苟臨陳不捷雖死猶生也

及戰棟摩軍少卻托卜嘉率本部兵橫擊之殺遼軍數

百人由是顯名屢從南伐累功至行臺右丞相構陷完
顏杲遂得金主意故金主擢用之及卒金主親臨哭之
命有司廢務及禁樂三日後贈太師晉國王諡傑忠
是歲金以西京畱守葛王裒爲東京畱守金主猜忌宗
室以裒恭慎畏已忌刻之心頗懈進封趙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賜王及第勅留學制舉第和御使轉湖北湖廣平遠右丞移轉轉運使平遠軍節度使

宋紀一百三十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閏閏
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己酉金羣臣上其主尊

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自上年九月廢朝常數月不

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卧內庚戌始視朝 辛

亥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罷時

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

事秦檜故驟爲臺諫無一言彈擊姦邪無一事裨補時
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故有是命 癸丑翰
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尙書吏部侍郎 甲子故責授
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責授左朝
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責授濠州團
練副使鄭剛中竝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大中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
乙丑金主觀角觝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溫都思
忠爲尙書令以太尉樞密使昂爲太保右丞相布薩師
恭爲太尉 丙寅以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直祕閣周葵權尙書禮部侍郎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爲監察御史帝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竝爲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凌哲爲臺諫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 庚午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帝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帝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

與與者不欲帝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
功員外郎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柘入辭柘言
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爲患尤甚自太祖皇
帝卽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嶲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爲
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于裕民州
屬謁減虛額人受其賜更請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
攜幼其間德音柘重之子也 二月癸酉朔金主改元
正隆大赦 甲戌左朝議大夫劉才邵權尙書工部侍
郎 己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

司右軍統制岳超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庚辰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辛巳金改定內外諸司印記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資兇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陋通判以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畱堂除以帀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議論於同寅之間則愚而

好自用奏對於君父之間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爲稍
若假以歲月授以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於是良臣亦抗
章求去乃有是命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
伯試尙書吏部侍郎 金司徒張通古致仕 庚子金
主謁山陵辛丑還都 三月壬寅朔金始定職事朝參
等格仍罷兵衛 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院
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
領 戊午權刑部尙書韓仲通守戶部尙書仍兼權知
臨安府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尙書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

事 癸亥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
州吳璘開府儀同三司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
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
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
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爲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
衷乃鼓唱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造詔命召用舊臣獻
章公車妄議過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
兼愛南北肇修隣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
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
過郵綏靜嘉與宇內其底和寧內外大小之臣其咸體

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置重典自秦檜
死金人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弓張浚者敵
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講和息民悉出宸衷
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
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
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皆與該合乃下是詔 夏四月
甲申刑部開具自去歲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臺劾之
人直龍圖閣趙士彰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佯謀直徽猷閣龔璣前准
南運判其弟直祕閣鄭僑年前知廬州鄭震前知嚴州鄭霽前四與秦管莊
舉秦高百之前知溫州張永年前知無為軍王晌前知太平州已
馬

黨孫汝翼

前知荆南府

直敷文閣方滋

前知明州已上人並交結檜

其十

人詔竝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請將去歲郊祀後臣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竝錯落職名非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實爲榮耀故有是命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史知閣門事蘇華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副之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爲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

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百員爲額

在七月
癸亥

甲午

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帝嘗曰前大理寺獄空
不許上表稱賀甚爲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
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
甚蓮子雙頭處處有之亦何爲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
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爲年豐
穀登可以爲瑞若漢武佗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
爲不美然何益於事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
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皆
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

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日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
備將帥令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 慶遠
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爲寧武軍節度使 五月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爲尙書左僕射万俟卨爲右僕射
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甲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尙書
禮部侍郎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戊申詔
故追復觀文殿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
資政殿學士孫近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
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

段拂竝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
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大中
大夫范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
右文殿修撰趙開竝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
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左朝奉郎游操
呂本中竝特與恩澤一名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
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已未金
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尙書兵
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申節 已巳前特進張浚度金
人必渝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

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以爲久長計歟臣
誠恐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
心益離忠烈之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
將何以爲策今天下譬如中人家盜踞其堂安眠飽
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
省 是月金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丁丑端明殿學士
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 庚辰金天水郡公趙桓
薨而不得其歿之年月三朝北盟會編亦祇載三十一
年哀詔而於欽宗之歿略而不書竊憤錄以爲正隆六
年亮宴諸王大將於講武殿大閱兵馬令天水侯趙某
領一隊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其乘之圍既合爲騎兵
踐踏而死案金史欽宗之歿自在正隆元年而非六年

竊憤錄本偽書不足信也嚴冬友定爲欽宗不得其死
謂海陵無道於太宗諸子及宗翰子孫屠戮殆盡何有
於宋之降王宋人紀事之書多以欽宗爲被殺必非無
據當從文道紀年紀略作爲海陵所害庶於書法爲允
余謂宋人紀金事南北傳聞每多失實況僞託之書
乎旁摭野乘不如正史之傳信今仍從金史書之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
名左奉議郎孫覲復左朝奉郎覲旣敘官當秦檜秉政
畏禍淡居者二十餘年及是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丙
戌金以尙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以樞密副使耶律安
禮爲右丞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於萬壽觀依在京以
純福爲名 流星晝隕 秋七月甲辰三佛齊國遣使
入貢 丁未彗星出井宿間 戊申詔曰太史言彗出

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尙慮朝政有關
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
天垂象可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
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
官躬詣屬州縣詳慮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
使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己酉金主命太保昂如上
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 壬子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
瓘賜諡忠肅先是帝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
非明君臣之大分淡有足嘉 丙辰夜彗星沒 辛酉
夜天雨水鉅 八月丁丑金主如大房山行視山陵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
李義政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
六兩明珠百沈香千斤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千匹
馬十象九詔尙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于玉津園遷
國爲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
衣金帶器幣有差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
才七十五口甲午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尙
書張綱參知政事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
平王李天祚爲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

帶鞍馬器幣

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

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陳法有圖而無書焉

辛丑沈該等言安南人欲買撚金線緞北服

華侈非所以示四方帝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
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爲泥甚可惜天下
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毀之費雖屢降指
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 乙巳翰林學
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樞密院事 癸丑御史中丞湯
鵬舉兼侍讀權尙書兵部侍郎 甲子湯鵬舉言西清
大對超躐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敷文閣直學
士秦埴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
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
充次對乎請鐫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

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而諭
檜妻許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壻職名不惟使朕
倉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
得更有論列 冬月己巳朔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王侯
試尙書戶部侍郎 丙子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浙
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 乙酉金
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
舊永州居住埃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
至江陵會以星變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決求費用兵
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爲備沈該万俟

馮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爲帝終言之乃復奏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聚於富貴分別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啟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

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乃俟高湯思遄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湯鵬舉卽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徒以閑居日久以冀復用議者以爲前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致人言猶竄近地況浚近得旨歸葬於蜀尚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望屏之遠方以爲臣下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閏十月己亥朔湯思遄言昨日張浚行遣極當帝曰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

今復論兵極爲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
議和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
以自立其勢不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
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
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
此始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
帝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
州之命甚塞眾議帝曰不如此議論不定 庚子祕閣
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尙書禮部侍郎 辛丑宗正少
卿李琳爲賀大金正旦使秉義郎侍衛馬軍司幹辦公

事宋均副之尙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爲賀生辰使閤門
宣贊舍人梁份副之 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舊
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罷貢瑯丁縱其自便
帝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進珠子馬鞍太祖知劉
鋹所采珠子甚多日役瑯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爲
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
爲一方無窮之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
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鄂州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 十一月丙子左
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敕令所刪定

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彗戾氣所生歷攷
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息民通和而將驕卒惰軍政不
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
十事 丙戌知盱眙軍吳說奏請禁止采蠟帝曰暴殄
天物誠爲可禁第貧民以此爲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業
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蠟民
間從其便也 十二月戊戌朔臘饗太廟是日也罷朔
祭以禮官援淳化故事有請也 辛丑知樞密院事湯
思退同知樞密院事 壬戌三佛齊國進奉使蒲晉等
入見癸亥封其國首領爲王蒲晉等賜秩有差 甲子

金賀正旦使中奉大夫祕書監右諫議大夫梁鉞副使
定遠大將軍充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諶入見 帝嘗

製宣聖及七十子像贊親書之是月始命刻石為李公

麟所繪高宗先時撰贊自書之秦檜為跋至是始刻焉
刻石今在杭州府學錢辛楣曰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閔子以下九人為公會子而下六十二人為侯並充國
公為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
預祀典則別七十二賢於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
子贊較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款少公良
儒勾井疆顏何公西與如不知何據諸賢在宋時已經
加封而所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
有緩急思陵偏安兩浙稱臣於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
何足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
秦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
證人主之誤哉檜跋後為明人所磨去

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正月戊子右通直郎監登聞

檢鼓王述以貧乞補外帝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欲
畱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求死此事亦
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 庚寅金以
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
授官 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竝令兼
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爲定制 庚
子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州東路
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薨年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
年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諡襄毅 辛丑金初定太廟
時享牲牢禮儀 癸卯金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

置局追取存亡誥身存者一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亦發而毀之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爲臺官凡一年半所論皆秦檜餘黨它未嘗及之 己未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師心試尙書戶部侍郎庚申尙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權禮部侍郎是月金主坐武德殿召吏部尙書李通刑部尙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命征某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旣

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殿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金主戒無泄於外 三月丙戌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朱卿等帝親策試既而以手詔宣示攷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竝寘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爲對其略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飡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在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

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治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既往戒其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歸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官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爲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收兼聽以盡攬

權之美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矣晉原閭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根本自晉人君嗣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匕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旣皆爲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迨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機先物嘗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爲不久也而儲位

未正嫡長未辨臣深恐左右近習之臣寢生窺伺漸起
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
願陛下斷自宸衷早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帝謂大臣
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
可用翼曰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
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
言直至論鋪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尙未盡革自此當立
法必禁之湯思退曰太宗朝有雍邱尉武程上疏願減
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程疎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
朕所不爲內廷執掌有不可缺者李昉欲斥程以戒妄

言太宗曰朕何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
不究虛實陛下能容之實千載之遇帝曰正不消與辨
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下此舉大足以感動天下
願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時帝臨御久主器未
定大臣無敢啟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爲請帝咸
其言于是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而擢安
中第二或曰安中與舉人黃成孫同縣相友善成孫父
源嘗爲書言儲貳事安中得其說以對帝大賞之始蜀
人之未集也帝數有展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陛
下臨軒不無少勞請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

書定其高下帝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時之勞耶
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人雙流梁介帝連舉首謂該
曰如何該大慚悚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三百
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
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爲第一人帝謂大臣
曰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
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
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爲閣門祇
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 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卒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贈少師命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卷拜
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迪功郎致中竝直祕閣它子姪
九人各進一官 夏四月丙申朔清遠軍承宣使知金
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
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爲金房開達州
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辛亥保寧軍
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
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
直祕閣它子孫六人皆進一官 詔以提舉祕書省印

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辛酉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

康伯遷吏部尙書 壬戌尙書戶部侍郎王侯權工部

尙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 是月加封徐偃王

曰靈惠仁慈王

廟在衡州

金降景宣帝爲遼王 五月丁

丑詔孟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復

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庾旣得歸廢爲民而死或言

允迪在汴不會卒故皆復之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

議大夫守禮部尙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

崧見於紫宸殿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

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禩文宣王等

已行外其餘竝請寓祠齋宮立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
階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
白帝夕納火西階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
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
祀熒惑以與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
犢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
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言乃悉復之 六月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庚戌詔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
大學士左光祿大夫官一子 甲寅中書舍人兼侍講

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尙書工部侍郎太府少卿徐林權
尙書刑部侍郎乙卯尙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
侍郎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螭饗祭七祀祫饗
兼之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
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
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
沈該湯思退爲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
復爭以爲不可乃止 秋七月乙丑祕書省校書郎陳
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禹稷皋陶垂益伯夷在唐
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更

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爲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無有安其職業爲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舍而它去來者皆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已久是以胥吏得以襲橐爲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夫爵祿名器人所奔趨必待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

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守公之節其
自爲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
魏丕掌伦坊十年劉溫叟爲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
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
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爲定論其監司帥
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
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
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
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爲著伦佐郎
庚午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

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典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爲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宜出戶部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爲額卽不復以舊錢得代發從之 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棣權尙書戶部侍郎 八月甲午朔帝諭宰執曰昨日卿等繳到宋輿所上徽宗賜輿手詔朕已恭覽蓋徽宗內禪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恪聶昌耿南仲內侍

如邵成章張藻王孝竭輩輒爲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閒幾於疑貳至宋暉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言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替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宮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機以神器授嗣聖方築甬道於兩宮閒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子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撓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閒不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纖芥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沈該等曰昨日臣等旣得竊觀徽宗詔墨今又

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綱題識
蓋實錄也翼日該等又請宣付實錄院帝曰朕爲人子
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旣而又親筆書於
詔後宣示宰執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壬寅清遠軍承宣使兼知興元府姚仲爲保寧軍節
度使 癸卯金始置登聞院甲寅金罷上京畱守司

已未右奉議郎宋汝爲卒汝爲棄妻子亾去至是十年
卒於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爲未病以後事托其友
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爲葬之青城

山中

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是月金主試進士於廣樂園 九

月戊辰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 戊寅吏部尙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部尙書 癸未敷文閣待制王傑率 丙戌侍御史周方崇試尙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庚申左司諫凌哲權尙書禮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湯鵬舉所薦至是哲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先時左從正郎左暉爲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不暇爲棺具但坎地葬之及道夫至北庭乃焚其骨以歸後特官一子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
耽嗜墳籍杜門著書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
比間撰述益多當必有補治道終老韋布可謂遺才望
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所取卽乞依王蘋鄧名世例施
用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赴行在 殿中御史葉義
問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爲人臣不忠之罪莫大于
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況兼而
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起
廢匿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蹤指示皆出陛下之英
斷初非鵬舉可得而竊況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

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觀獻佞於檜遂移
平江及秦檜還建康焚黃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
江望塵雅拜比它郡守最爲諛佞自非陛下收拭用之
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
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爲鵬舉賣直之虛名
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途引用非類
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擠之平日之所
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留
觀德之徒爭爲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逮居樞府積
忌尤甚凡已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諭臺諫有議論不同

者卽怫然佗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相負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況鵬舉位居宥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望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 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勿數易郡守帝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欲於卿監卽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帝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

弊矣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

舉在外官觀免辭謝 十二月乙未重建尙書六部成

攷異臨安志倫五年據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倫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二年築園丘景靈宮高禩壇祕書省十五年倫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倫玉津園太乙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倫玉牒所二十二年倫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尙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官省始為之備焉 已酉以徐林為刑部侍郎 戊午金主

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廣

昭毅大將軍行尙書兵部郎中阿勒根彥忠來賀明年

正旦 是歲金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

諫議俸不得言事金主恃累世強盛欲用兵以一天下
吏部尙書李通揣知其意遂與仲軻及右補綱馬欽等
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以達其意宦者梁琬因
極稱宋劉妃絕色傾國金主大喜命縣君高蘇庫爾舊
師古見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欽爲人輕
今改脫不識大體金主每召見與語欽出輒以語人曰上與
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金主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
業